



04996

制科小錄卷二

袁鈞字秉毅一字陶軒浙江鄞縣人著讀詩隨筆五卷

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四明文獻錄一百二十卷四明文

彙一百卷四明詩彙一百卷四明詞彙十三卷四明書

畫記十六卷客窗鄉語三十六卷西袁氏譜二十四卷

靜寄東軒詩文彙

重建瞻衮堂記

自先祖宗正公由江西南昌來宅于鄞十七傳至我先
大夫咸以讀書仕宦矜名節見于當世爲甬上三袁氏
之一歲時伏臘冠昏喪祀有堂曰瞻衮歲久崩圯乾隆
二十二年先大夫持服家居爰召族人告之曰堂以聚
渙合離俾以時展事是誠不可以廢不卽不圖罰其在
予熒熒予在疚方寸迷亂請待之旣服闋趨

朝告行于祖復申曩約簡書有期末肇厥功其明年先
大夫卒于京師鈞時才十歲侍兩母家居從兄光鎬實
從遣令曰瞻衮堂宜建也汝弟長其成吾志矣兩母每
爲鈞稱光鎬所聞先大夫語鈞泣受命志之不敢忘其
後鈞出負米兩母勤十指餬口脩脯所入命儲蓄久之
得錢二十萬以四十二年七月丙子庀材鳩工十月辛
酉堂成謹按舊記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瞻衮堂

在鄞城西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既老得致仕乃名所居之堂曰瞻袞其子尙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鈞嘗讀宋丞相魏杞贈提刑公詩有莫忘瞻袞話平生之句分注以爲堂名竊以謂瞻袞之名當不昉于太常尙寶兩府君矣太常而上代爲冢嗣守舊居今堂之西去百武垣墉基址尙存父老相傳爲宗正故第者是也尙寶始營新宅于東田爲廳堂廂廡若干楹東田者田在舊居之東因田以爲基則今之堂之基也其亦名瞻袞者示不忘也亦猶太常之志也太常之堂因舊居而爲之尙

寶之堂因舊居而名之其義一也曩者舊居墟矣新宅亦毀焉諸父兄弟浸遠浸疎等于路人先世締造艱難幾不能舉其端木其尙克講于周禮族聯之法乎於乎此先大夫所以不忍堂之終毀而思改作以將其敬宗收族之意拳拳而不能自己者也鈞以不天幼傾父蔭兩母削衣貶食積十有八年爲先大夫了此事今兩母老矣鈞亦冠且取矣貧賤

有道之世壅晦前人光登斯堂也百感交集因念先人付託之重執筆書此不自知流涕之被面也

石貞女長沙湘潭人也父歲貢生曰堅早卒事母以孝聞女幼字同縣曾氏子曾氏子不得于親而非其罪曾與石舊有媼知女賢憐其失所嘗請辭昏于母不得已而曾氏子暴死女聞欲徇母勸止之鄉之人乃爭來求女昏女泣曰是且謂我忘曾氏耶則請於母素服往曾氏臨其夫喪請遂畱事舅姑舅姑惡其子且謂女少也不可歸依其母以老母卒時女年蓋五十餘矣

論曰石氏女可謂賢智之過矣是故不必以節見也宋代以還未昏稱節者有之然或爲夫嗣子撫之以成名又或捐軀忱慨以行其志女至老窮無歸悲夫石曰琛者女從祖父也爲余道女事又言曾氏父母死其族之賢者乃爲女請旌也或曰以貞請非也女終身畱事其母當以孝或曰女豈一日忘曾氏往以心許之豈倍其初哉他日兩家子弟各爲位以祀貞女可矣嗚呼女之所爲亦苦矣士固有獨行者若女者其獨行之女士與

易字說

余之生大人名余曰鈞出就外傳塾師字余曰秉國生二十八年易爲秉穀穀與國聲相近秉從其舊也秉持穀善秉穀秉持善道也詩曰自何能穀危之也書曰旣富方穀庶民之志也小之也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

古者太學官人三年則論定之不至窘難之也危而葆之勿自小勉其難焉者其庶幾乎且夫三十斤爲鈞手禾爲秉禾之實爲穀穀三十斤可得米一斗五升余將待此而休焉

鄭氏佚書序

鄭氏書隋唐志竝載其目其時固完好也五季放紛漸就闕佚蓋宋志所著錄自毛詩三禮外存者希矣吾鄉王伯厚嘗輯易注後人或倣爲之顧未有聚爲一書者鄭氏漢代大儒學究本原又其師承多古訓今雖散亡之餘什不存一然斷圭零璧猶在人間深可寶貴鈞自

行束脩喜讀其書每思網羅寫定卒卒罕暇今游德清寓故人嘉定李君賡芸縣齋宴坐無事藉用自娛李君好古賢者與我同志爰出藏籍用助搜采于是取諸經義疏及他所徵引參之往舊所有輯本辨析譌謬補正缺失并齊其不齊者以次收合成是編焉慨自士不說學師心游談古義蕩然其做也久

聖治隆古大雅閒作海內知崇漢學矣欲爲漢學舍鄭氏書曷從哉自惟固陋不能有所發明庶幾繼鄉先生王氏之業與二三君子共臻斯路旣竭吾才盡心焉耳已凡得易注尚書注尚書中候注尚書大傳注尚書五

行傳注尚書略說注毛詩譜三禮目錄三禮圖喪服變
除魯禮禘祫義箴膏肓釋廢疾發墨守春秋服氏注孝
經注論語注論語弟子目錄駁五經異義六藝論鄭志
鄭記蒼林碩難禮爲二十三種乾隆六十年日南至鄞
袁鈞敘

程孝子詩 并序

孝子名文元歛之洪院人嘗刲股療母疾母歿築室墓
左日夜哭泣聞者悲之乾隆壬辰予從鄭誠齋先生于
新安得與孝子共晨夕孝子語及其父母輒流涕哽咽
計孝子母歿距今已七年母故享大年而孝子不以自
釋嘗謂余曰某父母亡有兄二人伯兄沒亦且十年仲
兄年四十八某年四十二皆非少壯回念數十年來生
人之趣了不可得余聞其言竊自悲用作詩焉

歲月不我待百年眞須臾人生膝下歡過眼同隙駒死
生不相見風木悲臯魚哀哉程孝子至性今所無刲股
療其親親沒居荒廬豈不重遺體俯仰無良圖心力亦
已竭寧復計區區甯俞貨薄醜聖人稱其愚愚者忠之
盡忠孝理不殊我來紫陽麓從遊與之俱終日不見齒
骨立形神癯問之不能語眞乃哀毀餘淒切動四坐四
坐慘不舒終天吾有恨感此涕沾濡

膝下

膝下未云久胡然又遠行艱難虛色養涕淚落縱橫離別誰能慣飄零命已成高堂垂白髮有子復西征

詠貧婦

朔風漫天天欲雪粗布單衣冷似鐵拆衣補綻添作棉寒不相待翻苦炎苦炎未得衣苦飢未得食衣食何足言上堂阿母無喜色嬌兒但索乳乳盡兒食缺持瓶瀉瓶水不久終斷絕斷絕將奈何春風枝上杜鵑多杜鵑號呼口無血我淚亦枯心蕊結蕊結未敢怨夫壻當年却被儒冠誤李廣不侯緣數奇相如但草長門賦紅妝翠鈿不復施向人不語背人啼君不見東家有女艷羅縠蕭郎遠客今獨宿

茗溪行

我行纍纍何所適欲上扶桑見朝日又擬口吸西江水飽看康嶺千堆雪洞庭莽莽波濤翻欲往從之行路難太行孟門俱嶄絕黃鵠四海生哀歎丈夫垂名動萬古東手西疇事農圃人生歡笑會有時未宥求爲洛陽買以是沈冥年復年意思蕭索枯蓬然平原米盡亦時乞叩門辭拙嗟陶潛四明二百八十峯漸江之水流向東茗溪清淺不可渡雪泥偶點空山中山中風景異鄉縣

東望白雲淚如綫魂夢追尋舊徑迷炎涼物候今來變
我欲遠游游未得小人有母頭偏白君不見辭家五月
不得書別離且莫悲南北

哭妹

哀哉我與汝生也胡不辰我十汝四齡失怙爲鮮民同
產半已殤存者吾三人熒熒歷多故相對潛悲辛姊妹
須所歸次第聯嘉姻孤苦幸成長恩愛成乖分汝姊適
鄭氏異縣逾江津歸寧良不易來往汝獨頻恨我多在
客樂事無由申歸必疾過汝信宿娛天倫汝之孝而友
至性夙所敦兩母絕憐汝當怒何曾嗔兄姊咸愛汝見

制科小錄卷二

七

汝多懽欣以茲往爲婦

妹年二十二歸
小江里盧氏

內外無閒言堂

上承意指先後等弟昆結襦近八載桃葉歌慕慕今春
我赴越別語詳且諄問我何時歸送我及于門豈謂是
永訣回首空前塵汝疾吾不省汝藥吾不親汝歿吾不
見汝殮吾不聞天平愧汝兄畱此薄植身昔爲同巢鳥
中爲殊淵鱗今別人與鬼幽明隔昏晨逝水無迴流行
車無返輪此後小江里舊路休再遵此後靜觀室不忍
重開尊永痛多病母垂老傷心神我想老母心我心如
燒焚昨宵夢見汝哭醒驚比鄰枕席無乾處淚盡雙眸
昏汝年甫三十死去不復存汝無子與女空堂慘遊魂

有形孰不化未化心難湮往歲傷汝嫂歷久聲暗吞夫
婦尚如此況我同本根欲歸苦未得飲恨難具陳停棺
諒非久庶幾臨汝墳汝墳委荒野千年不復昕此生長
已矣再結來生因

不寐

歸夢須臾得暫醒攬衣吟對一鐙青山妻似解詩情苦
歎擁春衾和淚聽

邵志純字懷粹一字右菴浙江仁和人
有邵氏譜系考四卷右菴隨筆五卷授珠圖釋惑一卷樂安書屋詩文
稟

制科小錄卷一

八

明張忠烈公墓石記

皇帝御極之四十一年

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凡三千六百餘人其通謚忠烈者百二十四人
鄞蒼水張公名煌言者赫然在其列越十六年壬子公故人萬斯大之孫福謀立石於墓之門
海寧陳鱣大書曰

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嗚呼公亡百三十年矣當我

大清兵之南下也名城大邑望風瓦解其時重臣宿將投戈棄甲北面

新朝爲前驅以圖功名者豈勝數哉公顧以一孝廉逆魯王爲監國嘗率所部集譚家洲舟皆衝飛礮以渡及鄭成功圍金陵公別畧地至蕪湖而成功驕不受要約師先潰下流道梗公乃閒行走天台以集散亡軍復振厥後魯王被成功害公始竄身海上然且招之不至威之下降殺其身而不悔夫豈不知魯王之弱成功之驕不足與有成歟大厦之傾非一木所能支歟又豈預計身後之榮名而好爲其難歟乃自起義以迄於亡積十有九年之久自古亡國大夫抗命新朝未有如此之烈者洪惟我

皇帝度越天地德邁隆古發史家未有之公論植萬世忠義之大綱凡昔之爲前驅以圖功名者類皆標其名曰貳臣分爲甲編乙編矣如馮銓龔鼎孳輩之曾給美諡者且按名追削矣梁雲構衛周祚之曾祀鄉賢者又廷議撤出矣而十有九年抗

命之孤臣轉得邀

國家易名之典則今立石表墓之舉所以昭

聖度之宏勵臣道之防者甚鉅志純幸與斯役執筆以紀誠非有私於公爲之聞潛德而發幽光者比也公字元箸蒼水其號墓在西湖南屏山荔子峯下北嚮塚凡

三公居中刳則葬其幕客羅子木侍者楊冠玉及舟子一人聞之長老言湯葬時以尺許端石硯刻姓氏納壙中先是諱其名爲王先生又以所著有奇零草或曰奇零先生至今識與不識皆稱忠臣墳立石爲九月二十八日前數日積雨凝晦屆期林木暉朗湖山爽耀仁和朱文藻作文祭之同時集墓下者十有五人鱸文藻志純而外鄞萬福海鹽張柯海寧吳騫錢馥餘姚盧文韶盧文韶仁和王丞錢塘張凱關洲及志純之兄志顯志錕子書稼又輸財而不果至者若干人墓地若干畝其輸課也向爲土人翁耀卿得附書按公配董氏子萬祺

制科小錄卷一

十

先公三日畢命鎮江士大夫或先或後亦必有推

聖天子廣大之恩以表其墓者志純尤樂得而記之也

樂安書屋記

初先府君自錢塘保安里遷居芝松里顏其藏書之屋曰樂安是爲乾隆丙子志純初生之歲也比長日侍府君聞客之來謁者叩府君曰君固康節之裔也康節有安樂窩而易之曰樂安敢聞其指府君曰從客中道則安而樂深造自得則樂而安夫未有不深造而能從客者也先康節學於百原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又走吳楚齊魯梁晉之地然後歸而歎曰道其在是

矣後之人不深知康節凡厭拘束惡精詳者爭效慕之而朱子力言其不易及嗚呼微朱子則先康節內聖外王之學其不侔於晉人之清譚也幾希矣吾所以由樂而幾於安者竊懼夫襲古賢人君子之名而忘其實也容又曰安莫安於王政平樂莫樂於年穀登康節之銘吾取乎其不矜也府君曰至德若孔子而稱聖則不居大賢若孟子而說詩則意斷今夫勦其說而於吾躬無所勸與夫異其解而於末學有所懲此君子所謂不違而道也吾之言安樂樂安吾亦意爲斷而已矣志純是時間而心識之弗敢忘蓋府君生平言行教志純之兄與志純者大率不出此義越歲己亥自芝松里遷居仁義和里是秋府君歿又五年治其西偏仍樂安之舊蔣隱君仁爲書榜云

思蘭圖記

乾隆癸卯春張君壽岩自嘉興至爲子寫照并貌予兒子書稼采蘭於側圖未有名子有感於南陔之義題曰思蘭嗚呼蘭何思乎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子年十八遭先宜人之喪年二十四府君又捐館七年之間怙恃皆失如詩所謂馨夕膳絜晨餐者邈焉其不可得憶予兒子當妊時府君病方革曰生也男吾慰矣今

是兒漸長而府君不之見也悲夫古人以蘭爲君子府君又最嗜焉故壽岩爲予圖之嗚呼蘭猶是也其能已於思邪

少小侍親側不知無親悲忽忽二十年瞻望空庭闈抱此孱弱軀百無能一爲人生有少壯恨不常孩提故人貌我狀位我芳蘭畦旁有小兒子采蘭歡以怡念我不能養遑論兒有茲春風吹南陔歲歲生華滋采蘭日已晚寸心日已違我誦昔賢詩我思親在時

書潘孝子

潘孝子名瑁錢塘潘隆子也隆妻丁產女珠姑久之得

制科小錄卷一

十一

瑁故先有養子於家隆嘗之海寧養子耽飲不戒於火倉卒中丁挈一篋令瑁負之先行瑁及門回視失母委篋復入適家人自火出望見瑁遙止之曰後垣不可穴主母已不救矣但聞瑁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竟從母及珠姑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爲烟焰所阻欲拉珠姑行珠姑揮之曰汝男子何可拉我我惟有從吾母耳故珠姑亦死火息撥灰燼瑁與母姊三屍相環結雖燬猶隱隱可辨也此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日事瑁年纔十五素有奇童之目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歸寧遂及於難昔賢所傳純孝之感類能回風反火天於潘

氏姊弟若無所覩聞者嗚呼酷矣邵志純曰純孝而感於天此天之所以教人子非爲人子者所敢必於天也假令潘氏姊若弟欲計得失以全身必不能忘利害以殉孝士君子見危授命惟盡其心與力耳追問蒼蒼之天哉且瑁孝子珠姑則孝而烈矣瑁與珠姑固未嘗死也天之玉成潘氏姊若弟者不已厚歟歲癸丑瑁之從兄瑋以秀水某所作潘孝子傳來乞予文予惜其持論未足盡孝子心也復刪次著於篇瑋仁和諸生久不忘其弟妹可謂賢矣重其請并系以詩

朔風烈烈烏鳥泣潘家火發火及室室中潘母在危急兒瑁救母冒火入珠姑侍母不宥出一姊一弟從母死彼二人者兒女子以身殉孝胡能是瑁也不愧弟珠姑不愧姊斯時知有母不知有火矣

書王貞婦

女曰貞婦曰節書貞婦何以錢塘潘孝子瑁之聘妻王守貞不嫁也未婚夫死服除而嫁此禮之常王曷爲不嫁曰此王所以爲貞也禮未廟見爲未成婦王曷爲婦之曰稱婦之義有三對夫言則婿御婦車揖婦以入對舅姑言則二日盥饋成婦對宗廟言則三月廟見成婦王今送瑁葬畢歸潘孝事其舅并撫繼子以延厥祀烏

得不婦之也顧聞其舅述王語曰懼瑁葬地隘不能同穴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姑歸葬於母氏之黨王曷爲言同穴也曰未昏而守貞朱錫鬯彛尊之原貞韙之守貞而合葬張佩瓏玲之祭顧貞烈文韙之夫佩瓏之學得於楊園楊園之學得於程朱烏見守貞者之不當合葬也或謂未昏而守貞錫鬯雖韙之先王之禮未聞也守貞而合葬錫鬯且以爲非佩瓏雖韙之恐無異於嫁殤也曰可以嫁而強天下以不嫁彛將不可勝言先王不如是過情也然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而弔又曰婦

人不二斬故可以嫁而卒不忍嫁此禮之由義起者也此卽不二斬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不寧惟是古之宗法立支子可以不繼不祭雖已嫁之女亦得歸葬於其黨後世宗法廢而族人散處貧富異分期功強近之親往往不相識而使母黨有可歸歸葬猶可也不然將不葬乎抑別葬乎不葬則理之所必無別葬則將委其棺與他姓之塚纍纍雜處故守貞而合葬者此亦禮之由義起者也此又之死靡他之說充類至義之盡也然則王審於禮而後出此乎曰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行其心之所安而自合於禮禮之至也王父某母某氏世居江

子長瑁二歲瑁稱孝子何以不書以予前二年曾書之也瑁死時年甫十五與明郭孝童金科事相類顧郭未聞有婦如王子旣書貞婦而益歎瑁之孝爲可傳也

與蔣山堂仁

月八日得足下書知平太史瑤海見志純古文詞介足下使二公子渡江來學明年將館志純于家勲懃懇懇無所不至夫志純爲人弟子且不足而敢抗顏爲人師乎六朝以來人恥相師昌黎力倡其說師道至今賴以不墜平太史不以志純爲後生小子一旦延之上坐此其誼雖古人蔑以加焉然殊尤之目君子責實過情之

譽下士所恥故愛人者必思有以處人愛己者必思有以信己志純幼多病闇於記誦又篤嗜史漢八家文凡舉業家所謂墨腔者見之輒作數日惡平公子銳意進取而以志純不夷不惠之言日習其間是南轅而北其轍也且聞其長也受知彭雲楣侍郎爲博士弟子員當是時志純應童子試求一衿不可得今使其降而從我公子雖不挾賢不挾長志純則何以信己乎恐平太史正無以處人也教然後知困志純之困不待教而後知平太史卽不終棄必欲羅置幕下士重知己當請爲文字交他日執後進禮以見得如朱晦翁呼蔡爲友幸矣

善爲我辭是在足下

杭州府學建節孝碑啟

表彰節烈載之志乘由來尚矣惟是志乘之修典不常舉節烈之行歲有其人閱時既久保無名湮沒而不彰者歟今集同人白之長吏立石杭州府學昌文祠後佛廬左右二壁凡節烈未載志乘者許其隨時刊入其例書夫著從夫也書子著從子也書無子傷無繼也書事舅姑著孝也守貞不字者書父著從父也書已旌別未旌也書嫁年寡年卒年責實也旌有待者與格于例者直書其事自見也書某縣著里居也未死不書懼濫也年踰五十亦書志勿渝也文不得過百字尚簡也已載志乘不書省複也夫功莫大於闡幽事莫難於創始一人之見聞財力有限人之見聞財力無窮所望各舉所知各輸所費輸不程數舉必徵信後之士大夫任纂修之職者俾有可攷矜名節培風俗實攸賴焉雖施德於不報而報且隨之矧在孝子慈孫之情不自己者乎

謹啟

志純弱冠家大人命字懷粹

道心能幾何所苦省人事人事豈盡同至人乃不貳藐予有此身曷免憧憧思在昔咳命名志純使自治嬉戲

廿春秋膝下恃嬌穉前年阿母病對兒涕泗憂兒百
無成聞之心骨悸矜才益不才逞智益寡智茫然成獨
悔前顛而後躓大人憐兒愚復命懷粹字粹者閑邪惡
而無情與僞小子恒爲懷得以純其志聆命復斯言椿
庭仰蔭庇詎止佩韋訓不啻求思義志純愧未純懷粹
期於粹守身以事親畢生服經誼

澄懷詩七首

甲夜夢吉祥親到玉堂署羣俊給使令百羞供饜飢
聲驚我醒輾轉天未曙因思續前夢瞥爾迷來去欲歸
歸無家悲號倩誰助山妻聞覓聲床頭喚急遽那知六
尺軀不離原臥處

制科小錄卷二

七

秋夜何皎皎空庭鑑豪髮仰面見冰輪團圞出林樾誰
能秉巨燭探此蟾蜍窟憑爾月中光還以自照月
孔云磨不磷又云涅不緇堅如金剛砂羚羊角能碎之白
如六出花寧與污泥辭世間無此物令我默默思
主人愛淪茗汲泉貯石甕冬寒處處冰徹底皆成凍童
子鑿去之無泉還自恫咄哉春風漸優游給茗供

我有珊瑚樹嶙峋七尺長萬金不肯賣愛玩陳華堂昏
夜偶勿省觸我柔指傷血流痛刺骨疑是刀劒銜有客
前陳詞請君痛後詳此是無價寶所嗟君自忘

春風迴庭院木葉猶未敷幾日吐柔莢幾日含華跗人
言生意動我言生意徂生意良非徂遷異無時無凝神
睇空條孰得其最初

泉流入橋下偶來橋上憩我非聽泉人憑欄獨凝睇前
水若不去後水誰爲地後水若不來前水孰爲繼諦審
前後踪相續寧有際潺潺復潺潺此中無流意

秋雲

爽氣積蒼昊晴雲紛無窮炎歊不可恃轉眼成秋空朝
來登高閣眄彼心神融涼颺蹴微浪朗不迷遙峯有時
見蔚藍淡極翻如濃潭水一爲照澄鮮虛無中我思九
霄上雅有神人蹤御風日來往視下應濛濛當茲秋雲
薄相隔能幾重愚者苦井觀但與塵緣逢凭欄結遙契
目盡歸飛鴻

題鏡智道人血書法華彌陀兩經後

有序

道人吳縣汪氏女歸李景燾爲繼室夫亡專修淨業刺
舌寫經乾隆四十九年得生安養瑞應顯然事詳長洲
彭尺木淨土錄中經爲尺木弟子何覺甫攜至錢塘囑
予題後未幾覺甫入大雄山修道改字會一經遂畱鎮
崇福寺焉

道人號鏡智吳門女中傑早歲痛夫亡蔬布礪冰雪忽

悟佛是心寫經刺舌血彌陀妙法華後先寫不輟血盡
心無窮回向西方佛無何謝世緣年甫三十八預知中
品生合掌跏趺歿是時日卓午異香出門闌我交知歸
子尺木見聞得真切展經次第觀紙背血痕徹想當刺
舌時一切都解脫直從生滅門證入不生滅下士好詆
訶藉口愛身說小體養豐腴大體尠嚴潔自智翻成愚
執見無由折輪轉三界中頭出復頭沒何似血寫經遠
勝身徇物六度雖多端所貴在勇決此土愛根枯彼土
蓮胎活娑婆與極樂不隔一豪髮大雄非喻言鏡智昭
若揭或云是梵行或云是苦節節行兩圓融光明洞寥

制科小錄卷二

十九

沈王妻生斷臂劉女死志骨姓名千載上詎少不刊烈
方斯淨業因猶落第二月令我深慚愧令我異歡悅幻
化有時盡年華去如瞥但願滿世間皆如舍利弗信此
難信法九品同一轍

贈林小竹國翰移居

林君移居來索詩置酒招我我不辭觀橋之南檐參差
入門靜與塵囂違有堂有樓前有堦雙樹蔥鬱枝紛披
東偏數椽足幽棲位置書畫安尊彝茸茸草色延窗扉
炎威不到涼風宜後圃一徑通透迤密栽佳果出疎籬
約畧橘杏桃李梅分甘嬌女堪娛嬉吾鄉不少名門楣

凌雲甲第臨康達主人遠宦無時歸畫梁畫墮春燕泥
花階夜剩秋螢飛秋螢春燕空依依那能似君朝夕斯
君屋不崇亦不卑百城坐擁設絳帷生徒在前拜臯比
雖無女樂肉竹絲端居雅擅經人師世間知此樂者希
枉思利達懸金龜利達赫奕行傷悲千金難買不皺眉
人生大福非君誰況占宅相宜佳兒仙果有子寧憂遲
來年階下生蘭芝折柬告我湯餅期還當爲君盡一卮
此詩左券君和之

阿育王寺放光松圖爲家雪林作

眞龍夭矯窺戶牖晴空下攪驪珠走眼光歷亂不敢瞬

制科小錄卷二

三

一幅松圖初在手此松舍利曾放光阿育王寺蟠青蒼
得名猶記宋淳祐壽世傳疑晉太康吾宗雪林雅好事
爲松作圖兼作記松分二幹圖肖之諸天瓔珞紛紛墜
一幹拂雲欲飛去一幹左旋忽墮地蜿蜒偃蹇鱗之而
復聳五枝獻詭異有如巨爪探烟霧變化出沒絕思議
又如宗旨分五家歸根是一原非二我未見松先見圖
圖中舍利何嘗無豪端不隔大千界佛光豈限方隅乎
宴坐試將圖挂壁夜來虛室能生白

乙卯上巳項秋子擘招集春及草堂看牡丹以義山

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舞鬱金裘分韻得舞字

幾度尋芳到春圃牡丹欲開還未吐今晨修禊逢上除
恰好流光交穀雨項斯折柬重相招滿院花明照樽俎
入門忽訝錦成堆注目方能辨楚楚一叢豔絕左家花
碎剪流霞織金縷一叢輕粉暈胭脂玉環醉後嬌無語
其餘高下映雕欄翠袖翩翩折腰舞主人臭味殊此花
此花胡爲開如許我爲牡丹前致詞花豈無情花有取
富貴深愁易消歇風雅相依堪久處多君張宴却錢龍
多君分韻鬪詩虎莫言看到子孫難看到子孫君是與
于忠肅公手書楚辭天問篇真蹟爲潘德園

庭筠

侍

御作

制科小錄卷一

三

明政不剛至天順蒼蒼者天那可問奪門論功羣小進
伯強方行惠氣遜于公西市有餘恨公之筆力回千鈞

手書天問妙入神書時土木猶未淪河南山西按部巡

書題正統己未巡撫河南山西時也

寸心早已盟靈均焚香展觀淚雙落

迎藩之罪奸人託迎藩之罪苟非託官請上皇轉沙漠
試問九重孰營度至今翰墨重桑梓忠名彌彰洵如此
太息流光同逝水安在三危與元趾徐石空教冷人齒

收藏爲誰潘侍御我見未曾詫奇遇翻念易儲有諫疏

齊息園侍郎朱石君尚書嘗記其事

三百年來無覓處此恨茫茫向天訴

倪文貞張忠烈兩公書畫卷爲范文義亭

永祺題

南都事尚可爲倪尚書語史冊垂南都事不可爲張尚
書起荒江陞兩尚書先後死名節兼通書畫旨倪公畫
蘭破陳格不著繁花著孤石張公手書聞笛詩詩中字
字精光射嗚呼兩公書畫餘事耳長卷莊成誇合美姓
氏由來重天壤後人寶貴良有以盡日空齋把卷看回
首春燈與燕子

自西谿至石人塢祖塋

展墓城西去行行破曉煙谿山十八里霜露卅餘年喬
木高原合白雲深塢眠先人親卜吉及我未生前

自橫泥山先考墓歸西谿道中

橫泥山錢塘定北
鄉橫山之分支

制科小錄卷二

三十一

回首松楸地蒼茫隔翠微籃輿背飛鳥村樹罨斜暉一
水谿常在千山雲共歸城闌知不遠無處問庭幃

贈項秬卣

一鳴
淨土書

悟徹塵寰夢茫茫土一邱流光終古惜虛願幾人酬有
路趨金地無方變白頭從來高世士多上法王舟

瓶梅

春色折來好窗橫瘦一枝美人當淨几新水薦軍持畫
意憑誰插吟愁許爾知鑪香與茗椀脉脉寄相思

送項秋子之上海方觀察幕中

九峯三泖裏此去正高秋江海通番舶鯨鯢伏上游書

生攜一劔白日照扁舟莫漫尊鱸思樓船仗遠謀

由靈隱至弢光

入寺復尋寺穿林上白雲竹窮清磬出磴轉暗泉聞仙
佛山頭其江湖樹杪分振衣發長嘯空翠落紛紛

烹雪

呼童掬庭雪活火沸茶鑪珍重歲寒味蕭閒物外情潔
逾古井水香雜落梅英我不輸陶穀茅堂風自清

登淨慈寺無量壽懺堂

古寺南屏勝虛堂傍翠微竹光團佛座花影繡僧衣簾
捲湖一角窗明山四圍茶瓜畱小憩竟日澹忘歸

制科小錄卷二

七

乙卯試燈日集項秋子春及草堂分得四支

書劔無成四十時招要又是試燈期庭餘臘雪春猶淺
坐近梅花酒不辭海內蒼生爭望歲樽前青鬢暗催絲
年年文讌依然我惟有吟情荅項斯

梅莊看秋荷贈陳華南

韶

陂塘曲折馬塍東載酒人來訪寓公詩思已超塵塙外
花香多在露涼中仙姝裝束宜秋水君子襟期耐晚風
曾入炎歊渾不染亭亭猶是弄疎紅

壽壑菴破迷津上人

蕭然瓶鉢老岩阿六十年華瞥眼過四相久經空壽者

諸天曾許證耆婆紅萸黃菊秋無限白髮青山道不磨
我欲請師觀妙諦好將湖水比恒河

遊臯園

曲欄干對女牆斜活水盈盈浸碧紗歌舞正慵人未散
秋風吹落莫城笳

寄潘昴街

儀圓

追歡頻逐少年場鏡裏鬚眉怪老蒼回首與君交廿載
人生能得幾春光

英雄兒女總無聊壘塊難將濁酒澆一炷佛香清漏永
淵明珍重遠公招

制科小錄卷二

十四

李穀字中玉一字介石浙江嘉興人有介石詩鈔

將之廣陵別樊圃師

試燈時節酒杯寬話別葺城到夜闌負米關心千里遠
傳經回首一瓊寒帆飛京口江湖健雲斷吳淞客夢單
此去春風吹不盡梅花香裏路漫漫

富春江上作

際曉發烟棹蒼茫謝城郭風檣爭利涉沙水差不惡絲
絲空翠來一一篷底落江路溯屢折灘聲遠漸作滿眼
富春山一樽酌康樂

題網魚圖

浪花吹雪柳吹綿正是斜風細雨天
恍憶去年京口路
鱖魚尺半壓江船

李巽占字申三一字絜齋浙江定海人有絜齋詩草

獨坐

獨坐萬感寂春意滿庭樹好鳥啼一聲飛花自來去

郊行

朝來動遊興極目遍芳草
曳婁出柴扉信步郊原道
和風蕩餘寒萬類得春早
禽鳥變新聲花氣襲襟抱
何用感今昔卽事固爲好
大海迴波瀾放志八荒表



